

新华
好读

肖复兴 要力石 主编
新华好读小说系列 11



绝密追捕

谭本龙 著

新华出版社

绝密追捕

谭本龙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密追捕/谭本龙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166-0900-2

I. ①绝… II. ①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0769 号

绝密追捕

作 者: 谭本龙

出 版 人: 张百新

责任编辑: 刘 飞 尚惠敏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240mm

印 张: 13.7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0900-2

定 价: 2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把柄”的妙用	(1)
灭迹	(10)
“猛虎”出山.....	(14)
东湖脱险	(26)
改道除凶	(39)
决斗“金牌杀手”	(45)
魔窟中的“白莲”	(58)
冒名顶替	(66)
事情比想象的还要严重	(75)
对手的弱点	(82)
明月不再来	(89)
这里金钱万能	(96)
马明上“凤”楼.....	(103)
血的“代价”	(109)
马明，你逃不了.....	(118)
地下室斗智.....	(125)
沙滩上的枪声.....	(134)
令人意外的归途.....	(141)
古楼激战.....	(149)
江南工程探秘.....	(156)





千里送“风流”	(166)
道士数语惊将军.....	(173)
意外的“车祸”	(183)
惊恐的一夜.....	(190)
杨秘书长劝“架”	(196)
夜猫子“失手”认叔叔.....	(203)
俞三巧戏警察.....	(209)

“把柄”的妙用

“枪虽然是一种机械，但亦是一种艺术品。”那个三十岁上下蓄小八字胡的男子继续说：“世界上没有一把枪是绝对准确的，即使是制造得最精密的名枪也不是绝对准确，所以需要一位艺术家，一个用枪的专家才能令每一枪都准确，每一颗子弹都打在他要打的地方。这个用枪人必须有爱心——对枪有爱心！”他把手中拿着的手枪往上举高一点，用另一只手指着枪管，“这是一把普通的手枪，但又是一把我最爱用的手枪，我是用它来打猎的，威力很强，射程差不多可以媲美汉阳造。但这也是一把失准的枪，假如用枪管的准星瞄准目标，是打不中目标的。不过，这个缺点对我来说是一个优点，我明白它的失准程度，懂得怎样去迁就，顺着它，反而百发百中了！”他爱怜地抚了一下那把枪，从口袋抽出一支外国香烟点燃吸了一口，然后吐出一个烟圈，烟圈慢慢扩大，在风中变幻，也仿佛一件艺术品。

“马明先生，”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说：“可以让我碰碰这把枪吗？”

拿着枪的马明上下打量了她一遍。很动人的女郎，迷你裙下露出非常优美的玉腿，紧身的毛线衣下面，年轻饱满的乳房高高地挺耸着，马明自己已是接近中年的过来人，但他还是色眯眯地欣赏着少女。

“别动，安！”女孩子的男朋友连忙制止。

“没有关系，枪里没有子弹的。”马明接着说，“我不会在人多的地方拿着一把装了子弹的手枪的！”

那名女子把枪接过后，好奇地把玩着，其他一些少男少女围着她，都希望碰碰这把枪。枪是一种很吸引人的东西，人们对它恐惧，但是又很希望能够有机会碰碰，把玩一下。



马明吃吃地笑着：“小心，别把它拆掉呀！”

这是一九三八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的第二年。

这里聚会的大都是东三省及华北逃往西南的男女学生。在这群人中，马明是一个受注意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一个大侦探，也有人说他是军界情报人员，但当时只是传闻，无法证实，不过有人见过他举枪击落空中飞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神枪手；不论什么枪，有无准星他都能校成神兵利器，是一个少有的枪械专家。刚才他就是应众人要求而演讲他在用枪方面的心得。

几个对枪兴趣大的男青年围着马明，向马明提出各种问题。

这时，那个迷你裙女子已经满足了她对枪的好奇心了，便把手枪塞回马明手中，“谢谢你，马先生！”她接着说，“你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马明微笑着，“这么漂亮的小姐提问题，我当然是非回答不可的！”

“马先生，”少女天真地问，“你用枪杀过多少人？”

马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沉默了一会儿，他才回答：“在打仗的时候，双方你死我活，我杀过很多人，也不知有多少，我没有去数。”

“那么不是打仗的时候呢？”那女子紧逼着问。

“算了吧，我看我们还是不要谈这个问题吧！”马明说着，仿佛屁股上着了火，忽然站起来，便向门口走去。

大家都张大了嘴巴看着他。

“我究竟说错了什么？”那迷你裙女子问。

“我早叫你不要多事！”她的男朋友埋怨：“来吧，我们去跳舞。”

那女子被他拉到了舞池中，大家又去寻找其他话题。

马明则向花园走去。他沿着花径走到花园的边缘，望着下面蓝色的湖面。这是一座建筑在山顶的富豪住宅，山下就是我国著名的兰湾湖，湖面宽阔，湖水呈蓝色。夜间望下去，湖面上停泊着的船只的点点灯光，就像黑色缎子上的一颗一颗红宝石。马明迎着湖面涌起的风吸着香烟，眺望着远方。

背后忽然传来细碎的声音，是高跟鞋底踩着水泥地上的细沙粒发出来的，马明立刻转过身来，不禁深深吸了口冷气。

来人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年龄应该有二十八九，头发梳成一只皇冠状，身上穿一件深灰色闪光的晚礼服。她虽然穿着一件把身体遮盖了百分之九十九的衣服，还是可以看得出，她有着一副极好的身材。使马明深吸一口冷气的倒不是她的美丽，而是他的身份。

“你！”马明低声说道，“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是来认识你的，”那女人说，“请忘记我们以前是认识的好吗？马明，就当我们是在这里认识的好了，我花了很大的努力才弄到了一张这里的请柬。”

“很有趣，”马明冷冷地说，“你究竟想干什么？”

“有名的神枪手、枪械专家、侦缉处长。”那女人吃吃笑着，“我是慕名而来‘结识’你的，就这么简单。”不等马明再说话，她走上前来，挽住他的臂膀：“怎么，马大处长，不请我跳一支舞吗？”她也不管马明同意不同意，便拉着他向屋子那边走去。

“但——但我不会跳新潮舞的。”马明拒绝道。

“我们不一定要跳新潮舞的，”那女人说，“可以跳旧式的舞步。”

“我根本就不会跳舞。”马明还是拒绝。

“那就跳新潮舞好了，”那女人说，“这种新潮舞，根本就没有所谓会不会，乱走一通就行了。”

马明只好跟这女人去跳新潮舞，而那新潮舞的音乐震耳得很，两个人的身子又不能默契地贴近，使他们没有说话的机会，马明心里很着急，舞姿不自然。过了好一会儿，音乐声完了，那女人还拉着马明的手。“你究竟想干什么？”马明焦急地问。

“你不能对我没有称呼的，马先生，”女人柔媚地微笑着，“我的名字叫明明，或者称呼我朱太太吧。”

“朱太太？”马明瞪目地看着她，“你结婚了？”

“工作需要，名义上的，”明明说，“朱先生就在那边。”她伸手指一指。

马明循着她指的方向望去。“他，我的天！”

明明所指的是一个高大的中年男子，穿一身名牌西装，头发梳得很整齐，态度从容，看得出是一个孔武有力而又十分机警的人，面目英

俊，但英俊中带着邪气。看来是那种只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那个男子正和几个女宾谈笑着，与马明的目光接触时，便举举杯子致意。

马明不想理睬他，再转过来对着明明：“你想要我的命吗？你们究竟想怎么样？”

明明伸手替马明整理好领花，微笑着说：“为什么你害怕成这个样子，神枪手，大处长？你做了什么亏心事？”

“别卖关子了！”马明低声喝道：“你们要钱的话，就开个价钱好了！”

“马先生，”明明从容不迫，“说话时带点笑容，不然人们就会起疑心了。”

马明只好露出笑容，而那是很难看的笑容，咬牙切齿地说：“你究竟要多少？”

“我不是要钱，马先生，”明明慢条斯理地说，“不然你就很吃亏了。你应当说：假如你是要钱，那么对不起了，因为我现在经济状况不大好。这样我就不会漫天要价。”

马明又深吸了一口气，忍耐地说：“明明，请你别胡闹好不好？”

“好吧！”明明的脸色严肃起来，“我们不是要钱，马明，我们只是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谈。”

“重要的事情？”马明问，“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们过一会儿再谈这个问题吧，”明明说，“目前，你要做的事情就是送一位女宾回家去。”

“送谁？”

“随便你，总之送一位女宾回家，然后我们会再找你的。”

“为什么？”马明不解地问，“为什么要送一位女宾回家呢？”

“有很充分的理由，”明明妩媚地微笑着，“我们晚一点儿再谈吧！”

明明翩然走开了，马明呆呆地看着她的背影。一会儿，一个声音在马明的身边说：“很美丽的女人，是吗？”

马明狼狈地转过身来，一看是这次聚会的女主人。他说：“嗯，对了，很少看见这么有风度的女人。”

“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认识的，”女主人说：“认识她很久了吗？”

“哦，不，不，”马明连忙否认，“只是刚才认识的，事实上，我对她也一无所知，呃——她是干什么的？”

女主人耸耸肩：“我也是刚刚认识的，有钱人家，她先生姓朱，朱先生就在那边。据我所知，朱先生是一位出口商人，要我给你介绍吗？”

“不，不必了。”马明皱了一下眉头，“我——呃——我觉得不大舒服，你不介意我早点回家吧？”

“哎！”主人可惜地叹了口气，“你走了，大家聚会的兴趣就大减了！”

“下次吧，”马明苦着脸，“今天晚上，我的精神状况真的不好，不过我倒可以帮你一个忙的，你有什么客人要离开吗？我可以替你送一送。”

女主人想了一想，“噢，对了。雅丽叫着要走，但时间还早，没有一位先生愿意陪她走的。”

“把她交给我好了！”马明充满骑士风度地说。

雅丽的名字相当漂亮，但是跟她的相貌并不符合，因为她不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年轻的女人，又高又瘦，面呈灰色，门牙是向外凸出的，脸上老是露着一副不屑的表情。马明一看见她就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愿意送她回家，倒不是因为时间还早。

雅丽得知马明送她，感到兴奋，立即把胳膊穿进马明的臂弯，昂起头，骄傲地走出了门口。马明心里苦笑，自己虽然已三十多岁了，但是对女人仍感兴趣，不过跟这样一个女人同行，在平时，他是一定极力避免的。

马明感到“朱先生”和“朱太太”的眼光就像刀子似的刺着他的脊背。

雅丽跟着马明上了马明低矮的高价进口跑车。看见这跑车，雅丽的眼中立刻露出陶醉的表情，很可能就在此刻，她已经爱上了马明。一路上，马明保持着严肃的态度开车。当送她到了家门口，马明仍没有吻她的意图时，雅丽失望了。

“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你呢？”她问。这本来是男人应该问女人的话。



马明礼貌地微笑：“假如明天有空，我打电话给你好了。”

“那我等你的电话！”雅丽做出一个妩媚的微笑。

“晚安！”马明离开她的门口，便转身走向他的车子，当他上了车之后，雅丽才忽然醒悟地提起一件事。

“喂！”她焦急地叫喊，“你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

但马明懒得理睬她，已开车离去。车子经过那个住宅的窄小街道，马明看见雅丽正在后面的路边焦急地挥着手要招他回来，他不禁笑出声来。这个女人可是真急着要得到一个男人的，他祝愿她早一点儿找到一个如意郎君，不过他自己是绝不愿意做她的如意郎君的。

他转了一个弯，离开了雅丽的视线，这时忽然有另一部小汽车从黑暗中驶出来，拦在马明的车前。马明连忙在路边停车，嘴里吐出一连串的咒骂来，驾车的人都不高兴被别人这样拦截。

从这部车子上跳下两个人，就是“朱先生”和“朱太太”。马明的咒骂马上停止，额上大汗暴出，这一男一女究竟向他打什么主意？现在大概可以揭秘了吧？

他们走到马明的车子旁边，马明那辆跑车只可以坐两个人，因此没有空位容纳他们，而他们没有上车，只是站在车子的两边。

“请上我们的车！”明明低声说，“现在没有别人，我们可以详细谈谈了。”

“就在这里谈好了。”马明说。

“她说到我们的车子上去谈，”朱先生冷冷说道，“你没有听见吗？”他的脸沉了下来，表示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为什么你们不拿一把枪指着我呢？”马明问。

“我们不必用枪的。”明明冷冷地说：“你一定会听我的话，因为你知道我们随时可以把你毁掉。”

马明沉默了好一会儿，无奈打开车门，下了车，上了他们的车子。

在车上的另一个马明不认得的人下了车，上了马明的车，等于和马明交换了位置。

朱先生负责开车，明明和马明一起坐在后座。朱先生说：“现在人到齐了，我们去兜兜风吧。”

马明望望后视镜，大声喊：“我的车子！为什么你们要开动我的车子？”

“你要失踪，当然要连同你的车子一起失踪了。”明明笑着说，笑得很甜，却很阴险。

“我要失踪？”马明猛地转向明明，发现明明手中已经拿着一把手枪，枪管抵着他的肋下。

“不要乱动，马明。”明明说：“你要听我们的话，我不想开枪的，但是你也不要逼我。”

就马明的本事而言，自然不在乎明明这伙人。可马明有把柄在明明手上。原来日军进攻上海前夕，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封锁江阴要塞使日本在长江上游的上百条军舰和商船就无路可逃。

想不到会议过后不到一天，长江上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连夜而逃，全部过了江阴要塞，蒋介石失去了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筹码，发了雷霆之怒，要戴笠查清谁泄露了封锁江阴要塞的消息。

当时汤山有一所政府设的高级招待所，招待的都是高官显贵，里面有一漂亮的女招待，是日本特务南造云子，她同汪精卫的秘书黄俊父子都有肉体关系。当天汪精卫带黄俊参加了会议，黄俊晚上在享受南造云子的肉体后便出卖了国防机密。

事发，黄俊父子一起被枪毙。

南造云子是马明介绍到汤山招待所的，同马明一直有着肉体关系。明明是汪精卫一个部下的女儿，同汪精卫一直明来暗往，惹得汪精卫的夫人十分烦心，汪精卫就干脆把明明收作干女儿，父女往来，名正言顺，夫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明明专门为汪精卫搞情报，她偷拍了马明与南造云子的秘密，又查实南造云子去南京找黄俊是马明介绍的证据。黄俊父子被枪毙后，明明也想把马明的事捅出来，被汪精卫压了下来：

“马明有些本事，除掉有些可惜，今后用得着，把他的‘把柄’放好，将来不听招呼，可逼他就范。”

今天果然派上了用场，汪精卫一张动人的脸看上去黄俊潇洒，斯斯文文，在政坛上却是一个争强斗狠的好手，有时连蒋介石也得让他

三分。

“这是绑票。”马明泄气地说。

“你想怎么说都可以，”明明毫不客气，“总之，你要跟着我们走。”

“究竟我们要到哪里去？”马明问道。

“自由世界的天堂香港。那儿可是美女如云呀！”明明阴险地笑着。

“你是在开玩笑。”马明愤怒地大叫起来。

“我可不是开玩笑。”明明说，“你看到飞机，你就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了。”

“飞机？什么飞机？”马明愕然。

“看看前边吧。”朱先生说。

车子转了一个弯，通过了一片树丛，到达了一片平坦的草地上。月光下，一眼就看到那里已经停着一架红白两色的单引擎小型飞机——可以坐三四人小飞机。车子一面前进，这飞机在挡风玻璃中的形象也一面变大起来。

“到香港我也用不着坐飞机呀。”马明呐呐着说：“再说，我的护照，我的行李，什么都留在家里，没有带出来。”

“当然。这架飞机是不直飞香港的，而是先飞泰国某地。那里有你去香港办事的合作伙伴，在那儿相互熟悉一下，明确任务，然后有人把你们平安送到香港。”

“但我不能这样失踪的。”马明说，“他们会找我，我不是一个普通人，我不能就这样失踪的。”

“这没有什么，即使有人找你，也不会找到泰国去。”明明说，“最多只是找到雅丽的身上罢了。他们最后看见你时，你是正在开车送她回家，她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也就没人知道了。”

马明忽然明白了，原来他们是早有计划的，怪不得要他送一位女宾回家了。这样，最后看见马明的就是那位女宾，而不会牵连到他们。

“而且，”明明说，“你的结局，我们早已安排好了。”

“我的结局？”

车子已离那架飞机不远了，在飞机旁边停了下来。站在那里的飞行员立即用手推动螺旋桨，飞机的马达暴响起来，明明的枪在马明的肋下

一顶，说：“好了，下车吧。”

马明迟疑了一下，只好跟他们下车。

明明押着马明，“打起精神来，你这趟任务只要机灵些，没什么危险，回来后就是高官显贵……”走到飞机的旁边，那个驾驶员已经爬回飞机上，准备起飞了。飞机上还有一个男人，那是一个高大的男人，在淡淡的月光下，好像脸上没什么表情，明明摆摆枪：“他叫宋林，你完成这趟任务的副手，你跟他走吧，马明。”

马明看了一眼明明，问：“你不跟我们一起去？”

明明摇了摇头：“要想当高官显贵，是要冒点风险的。你去吧，这位先生会好好照顾你的，但——不要反抗，因为他不会像我这么仁慈的。”

马明点点头，那人伸手下来，抓住马明的手，拉他上去。明明忽然又说：“等一等。”

那人放手，让马明回到地下，明明的手伸进马明的口袋里，摸出了马明的手枪，微笑：“虽然没有子弹，也还是不要带在你身上的好。”她把枪交给飞机上那个人：“你替他保管着。”

那人接了枪，把马明拉上了飞机，关上飞机的门。飞机的引擎声更响了，而且开始移动，沿着草地滑行，渐渐升空，飞远了。明明站在原地，目送飞机隐设在远方的夜色中后，才转身离开。她走回车子，对开车的朱先生说：“第一步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可以走了。”

明明坐进车中，朱先生的手伸过来，搂住她的腰，啪！明明立刻把他的手打开。

“不要碰我。”明明强硬地说。

朱先生吃吃笑着：“为什么呢？我们不是夫妻吗？”

“只是在别人面前，”明明一脸严肃，“现在没有别人，就不必多此一举。”

朱先生收回被打痛的手，开动车子，马达怒吼一声，车子绝尘而去。



灭 迹

马明虽然消失了，他那部跑车却仍在闹事。这部名贵的跑车在高速行驶时，那声音是极其吵耳的。现在，马明的这部车子就在那些僻静的路上转来转去，尽量发挥它的吵人的本事。这是一个幽静的住宅区，半夜三更，这种声音实在讨厌，吵得劳碌一天的人无法休息。

有不少人从窗内探出头来，想看看究竟是谁这么讨厌，但他们看不见是谁，只是看到这部车子在街道上窜来窜去而已。

很有可能有一两家人打了电话报警，因为在这样一个小区里这种行为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但是警察却没有机会来干涉。因为这部车子吵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撞破了路边的铁栏，直跌下路边之外的山谷中。

轰隆一声，车子坠在一块突出的大石上弹开，再轰隆一声，爆炸了。

在车子撞下山谷的瞬间，没有人看见已经有一人从车中跳出来，滚进了黑暗中，有如空气般消失。

车子在山岩下面焚烧，在发生了两次较小的爆炸之后，火便慢慢熄掉了。而到这时，消防车及救护车才赶到现场，消防人员匆匆攀援着爬下山谷，车子已经成为了一堆扭曲焦黑的金属，而在残骸中有一具差不多变成了焦炭的尸体，这显然就是开车人的尸体了，照常理应该如此。

社会上大都以为，国民党军处长、枪械专家、神枪手已经死去，是开车失事死的，当地的日报刊登了这条新闻——《国民党军处长玩昏了头，半夜开车冲下山谷》，还配发了照片。

当地警局也派人作了调查，传了所有当天晚上与马明有过接触的人。

没有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事和人，最后的结论是：开车失事。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首先是当天向马明提问的一对大学生被杀，双双均是脖子上一刀，死在大学门外的树林里。

这个案子还没告破，又接到了报案：

原来上次组织聚会的主人白卡，想再组织一次聚会。雅丽又接到了电话，她依然是单身，希望找一个男朋友。这一天早上雅丽去见白卡。白卡是一个富人，有一独立套房，男人在生意上很成功，但也十分繁忙，有一半时间在外面奔波，一个儿子在美国读书，白卡常一个人待在家里，有些无所事事，就热忠于组织聚会，打发时间。雅丽到达白卡住地时，见一个高个子男人匆匆从白卡房里出来，雅丽心想白卡这么大年纪还找男人，真是……她怕白卡面子上难为情，就退回在小区转转，让白卡有时间整理一下房间再去。但从白卡房里出来的男人有些特别，两条眼特长，脸色灰灰的，鼻子特大，所以多看了几眼。那男人的眼光特毒，狠狠瞪了雅丽一眼，雅丽身子一扭，赶忙扭过头去，再也不敢看了。

约过了十来分钟，雅丽再次来到白卡的房前，门是虚掩着的，轻轻一推就开。到底是富人家，房间很大，估计约两百多平方米，不仅房间布置井井有条，而且很高档，古玩、名人字画摆满了主卧房外的一房间，雅丽看了看一幅郑板桥的画，便推开主卧室，呀！一幅惨景把雅丽吓呆了：白卡还躺在床上，脖子几乎被一刀割断，血染红了白色床单，床上没有挣扎的痕迹，白卡脸上也没有痛苦的表情，也许她是在睡梦中被一刀杀死的。

雅丽清醒过来，赶忙报案。

白卡是当地的名人，也是富人。警察局不敢马虎，很快派人赶了过来。

警察先是查看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屋里的东西没有被翻动，柜子里的现洋也没丢，连价值连城的一些珠宝、字画也没丢，肯定不会是谋财；白卡虽是当年的大美人，但此时已五十好几，人老珠黄，看来也不会是谋色；白卡一家是当地的大善人，时常救济贫困者，也没有仇人，不可能是仇杀。为什么要杀白卡？谁也解不开这个谜。



雅丽对早上在白卡门前见到的那个男人的描述，引起了警方高度重视。警察局局长让雅丽讲三遍那男人的样子，还要让雅丽再仔细一点儿。雅丽似乎有点烦：

“拿纸和笔来，我把他画下来。你们对着他的像慢慢研究。”

警察局局长连忙让人找来一本纸簿和一支圆珠笔交给雅丽。雅丽接过，以很熟练而快捷的笔触画出了一个男人的全身速写。

局长接过来看看，发觉雅丽画得极好，纸上的那个人是活灵活现的。看纸上这画像，就可以知道真人是什么样子的。好的速写就是这样，能够把一个人的神态也画出来，不单是五官的特征而已，局长不禁赞叹摇着头，道：“你画得真好，雅丽！”

他把那张画像拿得远一点，再细看一遍，又禁不住赞赏她：“你真是天才！”

这一句话却不是讨好之辞，而是发自内心的。画却画得很好。绘画这件事很奇怪，许多时候是人不可貌相的，一些好像连笔也不会拿的人。

雅丽的脸红起来，有些不好意思：“我只是多练习罢了。你们知道我不是本地人，平时很寂寞，没有什么事好做，就学学绘画！”

“只有一点疑问，”局长说，“这个人的身体的比例，是完全准确的吗？”

“你一定是指他的腿看上去太长了，是吗？”雅丽是个内行人，所以一听就明白他所指的是什么。“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他的鼻子也比一般人大，事实上就是这一点使我特别注意他，所以我记得他的容貌了。”

局长端详着那张画像，那个腿特长、鼻子过大的男子穿着一件格子上装，一条深色的长裤，衬衣的领内围着一条丝巾。

“格子上装是枣红色的。”雅丽指出，“裤子是炭灰色，衬衣是米黄色，丝巾是浅咖啡色！”“这个家伙倒是会打扮！”

在雅丽离开时，局长说：“你画技很好，我们会用得着的。”

雅丽很高兴，说：“我回去后再认真画一幅，对你们查找凶手会有帮助。”

“谢谢你的帮助！”局长把她送到门边。